

天热得连狗都没有力气走动,卧在阴凉地里,蔫蔫地吐着舌头。太阳毫无遮拦地重重砸在对面的高楼上,那里便闪烁着耀眼的光,夏天终于来到了北疆。

今天是最后一节课,彼此似乎并无太多的感伤。对于老师,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,每个学期,都教授不同的班级,所以也便习惯了在最后一次课上,淡淡地说一句“再见”,便结束了所有师生的缘分。

课上有一男生,读了他的作业,题目叫做《老潘》,写他高中时的班主任。他写老潘在看台上监督学生烈日下辛苦地军训,因为无聊和疲惫,最后坐着一动不动睡了过去;他写老潘看似和善,会微微笑着让课间打牌的同学,自己乖乖站起来自首,而后一声大喝,将他们破口大骂半个小时;他写老潘的腿脚有些毛病,却每次春游都跟着他们不停地走,回家后倒头休息两天;他写夏天的时候,老潘每隔一阵,就给全班同学每个同学都买一支雪糕解暑;他写“后门的‘老潘’总是阴森森地站在教室后面,‘监视’着每一个学生,但当高考过去,老潘在学生心里,却又如此可爱地成为人生永恒。

我几乎有些羡慕这位被学生戏称为“潘大爷”的老潘,这样亲密的师生关系,在大学很难寻觅。同样担任班主任的我,直到现在,还叫不全每个学生的名字。除了学校要求的班会,我跟学生很难见面,更多的时候,彼此在微信里有事说事,以至于我不敢将和每个同学在食堂共进一次晚餐的浪漫想法,讲给学生们听,因为我怕无法兑现这一深情的诺言。

课上给学生读《细雨中的呼喊》,余华在自序中说道:“回忆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可以重新选择,可以将那些毫无关联的往事重新组合起来,从而获得了全新的过去。”这一学期的课程即将结束,回忆起这短暂的四个月,我所想起的,竟然全是除去了那些旷课、迟到、走神的美好。我记得一个男孩儿,跟我深夜探讨爱的困惑;记得扮演《暗恋桃花源》的三个同学,如何惟妙惟肖地将鸡飞狗跳的婚姻生活呈现出来;记得叫海龙的男生,因为一首古诗而走神;记得一个女孩儿,读到过去自己曾经脱发时的痛苦,在讲台上失声痛哭;记得被我没收了手机的男孩儿,课下追上我,跟我讨论关于公共课的看法;记得一个男孩儿在作业里,说未来想有一个和我一样浪漫的女儿……我因这样的回忆,内心充满了温柔。

下课后正是饭点,约好了三个研究生,跟她们在食堂边吃边讨论开题报告。食堂里的喧哗声几乎将人淹没,所以我们讨论问题时,便需高扯着嗓门。

女生小悦一毕业就会乖乖回房价高到全国有名的合肥老家,打算在那里生活工作,另外两个女生阿楠与阿婷,家都在呼和浩特,于是她们俩便跟小悦开玩笑,建议她留在这里,因为当地政府刚刚发布了大学毕业生半价买房的新政。小悦便说,那我爸妈肯定马上追过来,将我五花大绑押回合肥去。大家都哈哈大笑,我却听出外地人对边疆城市的态度,犹如我那些山东同学,听到我博士毕业后选择定居塞外,一直不解,好像我住在荒无人烟的戈壁,又悲催地要天天骑马上班。

年轻人不知愁滋味,在我给阿楠分析开题报告的时候,阿婷和小悦聊得热火朝天,以至于我的思路总是被她们打断,忍不住叹气,让她们能否小声点交谈?两个女孩儿一吐舌头,立刻将声音降低了八度,但笑声并未停止,照例溪水一样,一股一股流淌过来。

结束后,三个女生陪我去学校北门打车。刚刚下过一场急雨,天空上蓄满了乌云,乌云四周折射出奇异地红,仿佛厚厚云层的背后,隐匿着一轮巨大的太阳,它耀眼的光芒,正化作万千锋利的剑戟,刺向乌云。

风吹过我们还没有皱纹的面庞,三个女孩儿嘻嘻哈哈地跟我说着闲话。高高的旗杆上传来空灵的声响,空气湿漉漉的,可以嗅到花朵的清香。

这样美好的黄昏,犹如一首微醺的小诗,让我想永远浸润其中。

## 歌声洒满大地

我们整个村子的人都怕孔老师,好像她会长生不老

## 教师手记

安宁

(外一篇)



地活着,教完了我的父亲,又教我,然后是我的子子孙孙。

于是,一脸威严的孔老师,走在村里的大街上,再威风凛凛的人,都会谦卑地停下脚步,向她鞠躬问好,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,一定要严加管教自家小子。父亲有没有挨过孔老师的打我不知道,但他却坚信如果孔老师对我们姐弟三个手软,一定是他哪儿做错了,招惹孔老师不待见,连带地里割麦子、掰玉米的时候,也不让他过去帮忙。

孔老师教了四十年书,从一年级跟到五年级,再从五年级陪到一年级,语文数学自然课本倒背如流,吹拉弹唱也样样在行。校园里倒挂在梧桐树下的校钟,一见她走过来,恨不能自动敲出上课下课的铃声。那些大学毕业后,留在城市,很少再回故乡的“金凤凰”,只要一提起孔老师,便觉得她会瞬间穿越到面前,于是,心里自带了七分敬重、三分惧怕,声音都小了下去,好像时光倒流,又重新回到倒背着手小,听孔老师讲课的小学时光。

每个周五,孔老师都会站在花坛边上教我们唱歌,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《社会主义好》《南泥湾》《我的祖国》……但凡流行的,就没有她不会唱的。她的指挥颇具将军风度,有不容置疑的威武气势。

正是秋天,激越的歌声穿过小小的花园,让一朵攀援在玉米上的牵牛花,发出轻微的颤抖。随即,歌声越过我们的教室,飞过白色石灰涂抹的低矮围墙,绕过大道两旁粗壮挺拔的白杨,硕果累累的苹果园,抵达正忙着掰玉米、刨地瓜和花生的村民耳中。人们于是纷纷放下手中的农活,走出田埂,拥进校园,穿过操场,围拢到学生们周围,拄着锄头笑嘻嘻地盯着孔老师。有男生故意唱跑了调,公鸡啼“啼”一声撕破了空气,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。孔老师朝出洋相的学生瞪视一眼,破锣嗓子立刻鸣蝉一样噤了声。周围看热闹的家人们也缩了一下身体,为自己刚才的失礼感到羞愧。

女人们甚至正了正衣襟,理了理头发,又恨自己衣着随便,满是尘灰。男人们要有燕尾服,这会儿肯定钻进去,摇身一变让自己体面起来。

歌声因此仿佛被河水清洗了一遍,重现干净辽阔的底色。整个村庄浸润在歌声里,就连鸡鸭牛羊也在秋风中驻足,侧耳倾听。阳光洒满了大地,小小的村庄被清澈的童声包裹,犹如一枚成熟的大豆,安静地隐匿在壳里,享受收割前最后的温暖。

演唱終了,人们恍若梦中惊醒,跟孔老师道声“再见”,神情恍惚地走出校园。旗帜在昏黄的半空中,发出嗒嗒嗒寂寞的声响。墙头的茅草迎着清冷的夕阳,发出圣洁的光。

这时的我们,全然忘了教鞭敲在脑门上的痛和讲台上罚站的羞耻;尺子打在手心钻心的疼,也化为一丝甜蜜的哀愁。听到歌声的父母,这一天好像接受了洗礼,通体舒畅,看庄稼觉得处处生机,满目生辉,看孩子觉得个个出息,有可为。

我们唱完了歌,被孔老师轰进教室上最后一节自习课,心里都美滋滋的,知道回到家不会挨揍,父母都和颜悦色,城里人洋气的拥抱、亲吻虽不会有,但一顿热腾腾的好饭是少不了的。父亲高兴了,还会用尖椒蘸上芥末嗦嗦吃上半个,再喝一盅县城特曲,啃下半个煎饼,这才滋滋着嘴跟母亲聊起下午的精彩演出,说孔老师就是有本事,临近几个村子的小学,哪个也没有我们村的歌声嘹亮,一听那豪气冲天的声音,将来咱们村准得出几个状元。

我坐在教室里,一边默写生字,一边想起晚饭时的愉快光景,忍不住唇角浮起一丝微笑。抬头再看让我总是惧怕的孔老师,她的鬓角不知何时又添了几根银发,也不知那是长年累月的粉笔末落下来染白的,还是被村里一茬又一茬的“鬼崽子们”气白的。

孔老师是永远不会老的,她会神仙一样供奉在我们村子里,掌管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前程风水,所有人都这样认为。可是这样一个长生不老的人,竟然也白了鬓角。我抬头看着讲台上威严扫视着学生的孔老师,心里忽然涌起一丝惆怅,仿佛站在秋天的田垄上,看到收割后空荡荡的大地。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《中国副刊》为创办5周年而举办的“我与副刊”征文,篇章精彩。我作为一位从业20余年的副刊编辑,在编辑岗位上的所感所悟,曾在拙文《站在孙犁先生塑像前》中表述过了,而同时,我在一些编辑同仁眼里,也算是所谓的“一线”作者,我和编发我的作品的副刊编辑,多年来互为师长,也有很多难忘的故事。现略述一二,向我敬重的编辑老师们表达由衷的感激之情。

说起编辑和作者,先讲一个王蒙先生跟我说过的投稿往事吧。

王蒙曾被错划为“右派”,当“摘帽”后他开始写稿:“要说也真怪,没有任何文件规定,摘帽‘右派’的东西不准发表,嗨——每家刊物都不给你发了。有的编辑还挺客气,说你的作品很好,但限于篇幅……不是嫌长吗?我写短的,可还是不用。这时,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……”

再也不能发表作品了,这对于一个热爱人民、热爱生活、创作力旺盛的青年作家来说,痛苦莫过于此了。王蒙在苦闷中思索着,他没有绝望,他要写! 1964年,王蒙把一篇文艺评论稿,寄给了一家文艺刊物,没有任何音讯。稿子寄去了?没有,在编辑部。编辑们是多么懂得王蒙的心啊! 他们拿着凝聚着受了重伤的青年作家心血和希望的稿子,在争取着……可是,之后随着运动的到来,这家刊物也被迫停刊了。岁月流逝,人事变迁,在伊犁农村,靠发给的生活费,度着“断线风筝”似的生活的王蒙,哪里还记得起这篇稿子呢! 十五年过去了。一天,一卷印刷品飞越千里,寄到了王蒙手里,打开一看,竟是十几年前的那篇稿子发表了! 说起这件事时,王蒙眼里闪着睿智而兴奋的光芒,他怀着诗人一样的激情说:“只要有人类,美,是永远不会绝灭的! 从表面上看,真善美是软弱的,和暴力相比,美是不设防的,是没有还手之力的。但是,美深深地扎根于人民心中,人类对美的追求,永远不会绝灭。”那位保存了王蒙手稿十五年的编辑,何其神圣!

我最早接触到的副刊编辑,不是我去投稿求见,而是人家颇费周折地找到我。那时,我从北京二中高中毕业后,到京郊农村插队,写了一篇小说《在密林成材的地方》,发表在东城区文化馆的刊物《红芽》上。可能是署名前有“下乡知识青年”的身份吧,引起了一位副刊编辑的关注,这就是时任《北京日报》文艺部副主任的赵尊党。他从东城区追到顺义县,而后是公社、大队,拿到大队党支部“政审合格”的证明,准备在《北京日报》副刊转发这篇小说,这对于我——一个热爱写作的知青来说,该是多么巨大的鼓励啊!

还是《红芽》另一期上我的一首儿童诗,使我结识了《中国少年报》编辑罗英大姐。她在报纸副刊版的头条位置,转发了我的这首诗,还寄来了9元钱稿费,那是我平生得到的第一笔稿费。我大学毕业后,分配到北京日报社当记者,罗大姐仍然关心着我。一天,她打来电话:“你不是一直想采访我吗? 我给你联系好了,乔老爷同意了。”“太好啦,您陪我去吗?”“当然。”那次采访至今难忘:罗大姐与乔羽夫人交情深厚,完全为了帮

我,她走了“夫人路线”。乔羽先生也敞开心扉,使我得到大量第一手资料。我在《一条大河波浪宽》文

## 第二九三九期

木架靠着墙堆起来,十多只平时见过的、没见过的小猫,各自有地方蜷缩着,一个纸箱里放着所剩无几的猫粮,有一些吃剩的火腿肠外皮、碎渣和饼干碎块等,像是有人给它们单独加的餐。这天风不大,又有这些东西供它们藏身,大

“你……”我气急了,怒视着他的背影,却也说不出什么话来。

房东在一旁蹙眉,轻声劝慰我:“小雅呀,你别放在心上,他家住一楼,要是没有流浪猫赖在楼下叫,一宿都睡不着觉,可能是之前被叫怕了。不过这人平时还是好相处的,心肠软啊。”

我心里并不信这套说辞,对流浪猫恶意这么大的人,还心肠软,谁会信呢。不过我并言语,只低头闷闷道:“知道了。”

后来我经常在小区里看到流浪猫,只不过每次想拿出东西喂它们的时候,都会想到那天那个大叔的话,却又又不肯认同他冷漠的想法,也不忍心直接去看看不见。只是每次喂的时候,都不由自主地环顾四周,好像心虚似的,不自在极了。好在我渐渐发现,就在我上下班的路上有一个便利店,小区的流浪猫好像也总是出现在那附近,我在路上喂猫总没错了吧。我心里得意着,也松了一口气,终于不用再提防着那个大叔了。

慢慢地,这些猫和我也熟络了起来,有时看见我还会走过来抓我的裤子。终于有一天,又是我加班后回家的路上,一只和我最熟的橘猫,在吃了我一整根火腿肠之后围着我转圈,欢快地想要够着我,又叼着我的裤脚往旁边走,好像要带我去什么地方。我笑着跟着它,走进了便利店旁边的小巷子,再一拐,我震惊了:好多废旧的纸箱和

《中国副刊》为创办5周年而举办的“我与副刊”征文,篇章精彩。我作为一位从业20余年的副刊编辑,在编辑岗位上的所感所悟,曾在拙文《站在孙犁先生塑像前》中表述过了,而同时,我在一些编辑同仁眼里,也算是所谓的“一线”作者,我和编发我的作品的副刊编辑,多年来互为师长,也有很多难忘的故事。现略述一二,向我敬重的编辑老师们表达由衷的感激之情。

说起编辑和作者,先讲一个王蒙先生跟我说过的投稿往事吧。

王蒙曾被错划为“右派”,当“摘帽”后他开始写稿:“要说也真怪,没有任何文件规定,摘帽‘右派’的东西不准发表,嗨——每家刊物都不给你发了。有的编辑还挺客气,说你的作品很好,但限于篇幅……不是嫌长吗?我写短的,可还是不用。这时,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……”

再也不能发表作品了,这对于一个热爱人民、热爱生活、创作力旺盛的青年作家来说,痛苦莫过于此了。王蒙在苦闷中思索着,他没有绝望,他要写! 1964年,王蒙把一篇文艺评论稿,寄给了一家文艺刊物,没有任何音讯。稿子寄去了?没有,在编辑部。编辑们是多么懂得王蒙的心啊! 他们拿着凝聚着受了重伤的青年作家心血和希望的稿子,在争取着……可是,之后随着运动的到来,这家刊物也被迫停刊了。岁月流逝,人事变迁,在伊犁农村,靠发给的生活费,度着“断线风筝”似的生活的王蒙,哪里还记得起这篇稿子呢! 十五年过去了。一天,一卷印刷品飞越千里,寄到了王蒙手里,打开一看,竟是十几年前的那篇稿子发表了! 说起这件事时,王蒙眼里闪着睿智而兴奋的光芒,他怀着诗人一样的激情说:“只要有人类,美,是永远不会绝灭的! 从表面上看,真善美是软弱的,和暴力相比,美是不设防的,是没有还手之力的。但是,美深深地扎根于人民心中,人类对美的追求,永远不会绝灭。”那位保存了王蒙手稿十五年的编辑,何其神圣!

我最早接触到的副刊编辑,不是我去投稿求见,而是人家颇费周折地找到我。那时,我从北京二中高中毕业后,到京郊农村插队,写了一篇小说《在密林成材的地方》,发表在东城区文化馆的刊物《红芽》上。可能是署名前有“下乡知识青年”的身份吧,引起了一位副刊编辑的关注,这就是时任《北京日报》文艺部副主任的赵尊党。他从东城区追到顺义县,而后是公社、大队,拿到大队党支部“政审合格”的证明,准备在《北京日报》副刊转发这篇小说,这对于我——一个热爱写作的知青来说,该是多么巨大的鼓励啊!

还是《红芽》另一期上我的一首儿童诗,使我结识了《中国少年报》编辑罗英大姐。她在报纸副刊版的头条位置,转发了我的这首诗,还寄来了9元钱稿费,那是我平生得到的第一笔稿费。我大学毕业后,分配到北京日报社当记者,罗大姐仍然关心着我。一天,她打来电话:“你不是一直想采访我吗? 我给你联系好了,乔老爷同意了。”“太好啦,您陪我去吗?”“当然。”那次采访至今难忘:罗大姐与乔羽夫人交情深厚,完全为了帮

我,她走了“夫人路线”。乔羽先生也敞开心扉,使我得到大量第一手资料。我在《一条大河波浪宽》文

木架靠着墙堆起来,十多只平时见过的、没见过的小猫,各自有地方蜷缩着,一个纸箱里放着所剩无几的猫粮,有一些吃剩的火腿肠外皮、碎渣和饼干碎块等,像是有人给它们单独加的餐。这天风不大,又有这些东西供它们藏身,大

“你……”我气急了,怒视着他的背影,却也说不出什么话来。

房东在一旁蹙眉,轻声劝慰我:“小雅呀,你别放在心上,他家住一楼,要是没有流浪猫赖在楼下叫,一宿都睡不着觉,可能是之前被叫怕了。不过这人平时还是好相处的,心肠软啊。”

我心里并不信这套说辞,对流浪猫恶意这么大的人,还心肠软,谁会信呢。不过我并言语,只低头闷闷道:“知道了。”

后来我经常在小区里看到流浪猫,只不过每次想拿出东西喂它们的时候,都会想到那天那个大叔的话,却又又不肯认同他冷漠的想法,也不忍心直接去看看不见。只是每次喂的时候,都不由自主地环顾四周,好像心虚似的,不自在极了。好在我渐渐发现,就在我上下班的路上有一个便利店,小区的流浪猫好像也总是出现在那附近,我在路上喂猫总没错了吧。我心里得意着,也松了一口气,终于不用再提防着那个大叔了。

慢慢地,这些猫和我也熟络了起来,有时看见我还会走过来抓我的裤子。终于有一天,又是我加班后回家的路上,一只和我最熟的橘猫,在吃了我一整根火腿肠之后围着我转圈,欢快地想要够着我,又叼着我的裤脚往旁边走,好像要带我去什么地方。我笑着跟着它,走进了便利店旁边的小巷子,再一拐,我震惊了:好多废旧的纸箱和

章里,首次详尽披露了乔羽创作电影《上甘岭》插曲《我的祖国》的全过程,这篇发表在《北京日报》的“独家”稿件,经乔老爷审定后具有权威性,流布至今。

我从前辈副刊编辑那里受教、受益的事还有很多,暂且放下;请允许我说说近年来,我与各报副刊编辑师友们的交往吧。近年,是指我从副刊编辑岗位上退休后的这些年。我在当副刊部主任时,自觉要求自己不在主管的版面上发作品,把版面让给更多的作者。那时写稿少,联系编辑也就不多,偶尔写了一篇《运河之行——魂归故里》,直接寄给了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。后来才得知,这篇稿子到了常莉编辑案头,她很快在“大地”副刊的“心香一瓣”栏目发出了。那时我根本不认识常莉老师啊! 随后,经她的手,我的诗歌《写给聂耳》等,也登上了《人民日报》的“大地”副刊。终于和资深编辑常莉老师

相识,是我们共同参加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举办的一届年会和采风活动。那次相聚也是别离,她告诉我不久就要到站下车了。我心黯然,她却却没有半点面临退休的失落,还鼓励我说,你写你的,我的同事都很有水平,好稿子是漏不掉的。我按她说的,更加勤奋地写作。让我特别惊喜的是,常莉老师没有忘记我。一天,我接到了她打来的电话,告诉我她被朋友拉去帮忙,现在《中国民族报》做副刊编辑工作,希望我多支持她的工作。还用说吗,我连续给她发过去《彝家新寨“瓦儿瓦”》《运动会诗稿》等散文,常莉老师都在报纸副刊的头条位置发出来了。

说到《人民日报》,就不能不说“大地”副刊主编董宏君老师。宏君一向低调、谦逊,从不显山露水,然而她的敬业、才华,尤其是作为副刊编辑对文字的精准把控、恰当亮眼的标题制作,在我眼里都是“大神”级的! 宏君老师担任文艺部副主任后,不再直接处理作者稿件,我们的联系自然也少了,但此时我仿佛听见她的声音,她一定会说:“打住打住,千万别提我啊!”我犹豫再三,觉得有些稿件上的交往,对副刊界编辑同仁特别是年轻的编辑是有益处的,不妨简述一二。在父母去世多年后,积压愈深的思念之情,使我我写了一篇散文《“清明”情思》。写作时,几次泪下,但完全没有想到要发表,是准备清明节扫墓时,我读给父母听的。临近“清明”,我还是把稿件发给了宏君,请她指教。宏君给我回了微信,只有几个字:“我流泪了。”2014年4月5日清明节,《人民日报·大地》副刊,在头条位置发表了我的《“清明”情思》。当天,“大地”副刊、文艺部、《人民日报》三级微信公众号,都推送了微信版的《“清明”情思》。宏君还给我转来一位《人民日报》记者“曲解直说”公众号转发的拙文,难得的是这位记者搜集了许多读者留言、跟帖,附在这篇散文后面,使我深受感动。

再说另一篇拙文。《立春的前几天,北京才飘落下今冬的第一场雪。尽管它迟了,也不是小时候见到的那样晶莹,但纷纷扬扬的雪花,还是给人们带来了欣喜。雪落无声。不知怎的,我的思绪还是回到了40年前我下乡插队的谢辛庄,想起村旁那条连名字

都没有的小河。多少年了,每逢遇到冬天的初雪,我就会想起那条小河。其实,我想不想它,它都在那儿流淌;然而我知道,无论它水清水浊,水缓水急,哪怕有一天它真的断流、消失了,它也还会在我的生命中静静地流淌着。”写完这几句开头,文章的标题自然涌出,我把它写在前面:《总有一条小河在心中流淌》。这是怎样一条河呢?“它是那样的美丽,清清的从村子旁流过,绕过知青大院不远处,河面变宽,形成了一个天然湖泊。是我们叫它湖,贫下中农称它‘泡子’,它的确太小了,小得连个名字也没有。水从哪里来,流到哪里去? 全然不知。可在那里眼里,它真的很美;河边是茂盛的钻天杨,水岸边生长着摇曳的芦苇。”“三夏”收工后从它身边走过,捧起清凉的河水洗洗脸,涮涮镰刀,顿感一身轻松。“谢辛庄的小河,你留住了我们的青春!”从村里的小河写起,我写了插队当知青的故事,写了自己的成长和情怀。记得收尾时已是凌晨。“思绪翻飞,似窗外的雪花在飘舞。”我有点激动,不能罢笔,信马由缰地写了最后一句:“那条小河,只有谢辛庄有;那时的青春,只有我们确认。”文章发给宏君老师时,我表白:“这是一篇‘力作’(就是使劲写的)。”附了一个捂嘴笑的微信表情,宏君很快也回复我一个捂嘴笑的微信表情。不久,也是一个落雪的日子,我打开《人民日报》,见到“小河”发表在“大地”副刊的头条位置。让我惊喜的是,全文一字未动,包括我激情中写下的那句:“那条小河,只有谢辛庄有;那时的青春,只有我们确认”,表示赞赏。

好的作者一定是好的编辑“养”出来的;好的编辑一定是好的作者的知音。“小河”引起不小反响,作者好友李迪、彭程、鲍尔吉·原野、凸凹、徐迅等点题,中国作协副主席、著名作家高洪波老师,在跟帖中特别引了这句“那条小河,只有谢辛庄有;那时的青春,只有我们确认”,表示赞赏。

好的作者一定是好的编辑“养”出来的;好的编辑一定是好的作者的知音。2021年,我的作家挚友李迪去世一周年之际,我把积蓄心中的悲痛、思念,含着泪水写成了《又是五月槐花香》,发给了《光明日报》作品版付小说槐花篇。照例,小悦很快回了微信:“培禹老师,容我拜读、学习一下,稍后再告。”“再告”是一段深情的文字,她是难抑泪水读完全文的:“肯定要用心!”小悦还征求我的意见:“因纪念建党一百周年,副刊的版面被占用,稍后安排可否?”七月过后,报纸版面恢复正常,第一个作品版的头条,即是我怀念李迪的文章,细心的小悦老师还改了标题,把《又是五月槐花香》,改为《又是遍野槐花香》。这篇散文发表后,被多家报刊转载,还被福建泉州市选为中考语文试卷。我转告小悦,她回:“泪祭!”附带流泪哭泣的微信表情。

还想说一位“知音”编辑好友,《人民政协报》副刊部主编王小宁。2022年,是著名作家浩然诞辰90周年。某报编辑约我写篇缅怀文章,我认真完成了任务。编辑非常满意,部主任也通过了,但在拼出版样送审时遇阻,不知什么原因被撤稿了。我的心血白费了倒没什么,但这对浩然先生不公! 我把原稿发给小宁主编,小宁回复:“李老师,我们发。”我说:“文字太长不好安排吧?”“我们发两期,连载。”这篇《浩然:岁月尘封不了他的名字》发表后,《新华文摘》予以转载,引起积极的社会反响。

我还想说,脑海里浮现出长长的一串名字:彭程、刘玉琴、宋曙光、朱蕊、伍斌、赵阳、刘建民、周倩、赵超光、曾红雨、陈桥生、黄燕、柳易江、刘红唯、刘萍、彭诚、李开义、李悦春、李滇敏、伊萍、周舒艺、华静、于勤、陈戎……但必须打住了。因为我深知,我敬重的各位编辑老师,都是不愿露面的,他们常年俯首案头,默默工作在“为他人作嫁衣”的岗位上。副刊编辑,何其神圣!

我回头看——是那个人,他扫了我一眼似乎并不诧异也不在意,熟练地拉过装猫粮的箱子,将手里的袋子拆开,把里面的猫粮一股脑地倒进去,不知怎的,这哗啦啦的声音让我心笑起来。两袋猫粮倒完,他弯下腰来盖着纸壳,褥子上的木架里,掏出一个小板凳,坐在箱子旁边点了一根烟,刚刚都是躺着的小猫一下子欢腾起来,扒着箱子探进去吃猫粮,还有小猫被大猫叼进去,直接在箱子里吃,挤不进去的猫就围在那个大叔腿边打转,我一下从一个小翼翼的“拜访者”,成了不知所措的“外人”。那只带我来吃的橘猫也“叛变”到他那,我手里剩的半根火腿肠显得有些滑稽。还不等我说话,他斜睨我一眼,语气淡淡道:“火腿肠里盐和添加剂太多,猫不能长期吃。”他先开口添加,我也不觉得尴尬了,小心翼翼地凑过去问他:“这些猫粮是在哪儿买的? 你是特意买来喂猫的吗?”我还有些怕他,问的时候盯着他的表情,手还心虚地摸着猫脑袋。

“反正也快过期了,给它们吃算了。”他说得满不在乎,却让我听出些做好事不留名的意味。我还好奇这冷脸大叔看着节俭,怎么舍得花钱去买猫粮喂流浪猫,原来是快过期了,我也看到过猫粮把快过期的猫粮打折,买来喂流浪猫很快就能吃完又便宜,再合适不过了。我笑得眉眼弯弯,看着他道:“那下次再有打折的猫粮,大叔能不能给我也带两袋,我没事的时候也来喂猫。”我说完这话,他倒是正眼看了我,不过神色有些怪异,我以为他是担心我不给钱,连忙又

都没有的小河。多少年了,每逢遇到冬天的初雪,我就会想起那条小河。其实,我想不想它,它都在那儿流淌;然而我知道,无论它水清水浊,水缓水急,哪怕有一天它真的断流、消失了,它也还会在我的生命中静静地流淌着。”写完这几句开头,文章的标题自然涌出,我把它写在前面:《总有一条小河在心中流淌》。这是怎样一条河呢?“它是那样的美丽,清清的从村子旁流过,绕过知青大院不远处,河面变宽,形成了一个天然湖泊。是我们叫它湖,贫下中农称它‘泡子’,它的确太小了,小得连个名字也没有。水从哪里来,流到哪里去? 全然不知。可在那里眼里,它真的很美;河边是茂盛的钻天杨,水岸边生长着摇曳的芦苇。”“三夏”收工后从它身边走过,捧起清凉的河水洗洗脸,涮涮镰刀,顿感一身轻松。“谢辛庄的小河,你留住了我们的青春!”从村里的小河写起,我写了插队当知青的故事,写了自己的成长和情怀。记得收尾时已是凌晨。“思绪翻飞,似窗外的雪花在飘舞。”我有点激动,不能罢笔,信马由缰地写了最后一句:“那条小河,只有谢辛庄有;那时的青春,只有我们确认。”文章发给宏君老师时,我表白:“这是一篇‘力作’(就是使劲写的)。”附了一个捂嘴笑的微信表情,宏君很快也回复我一个捂嘴笑的微信表情。不久,也是一个落雪的日子,我打开《人民日报》,见到“小河”发表在“大地”副刊的头条位置。让我惊喜的是,全文一字未动,包括我激情中写下的那句:“那条小河,只有谢辛庄有;那时的青春,只有我们确认”,表示赞赏。

好的作者一定是好的编辑“养”出来的;好的编辑一定是好的作者的知音。“小河”引起不小反响,作者好友李迪、彭程、鲍尔吉·原野、凸凹、徐迅等点题,中国作协副主席、著名作家高洪波老师,在跟帖中特别引了这句“那条小河,只有谢辛庄有;那时的青春,只有我们确认”,表示赞赏。

好的作者一定是好的编辑“养”出来的;好的编辑一定是好的作者的知音。2021年,我的作家挚友李迪去世一周年之际,我把积蓄心中的悲痛、思念,含着泪水写成了《又是五月槐花香》,发给了《光明日报》作品版付小说槐花篇。照例,小悦很快回了微信:“培禹老师,容我拜读、学习一下,稍后再告。”“再告”是一段深情的文字,她是难抑泪水读完全文的:“肯定要用心!”小悦还征求我的意见:“因纪念建党一百周年,副刊的版面被占用,稍后安排可否?”七月过后,报纸版面恢复正常,第一个作品版的头条,即是我怀念李迪的文章,细心的小悦老师还改了标题,把《又是五月槐花香》,改为《又是遍野槐花香》。这篇散文发表后,被多家报刊转载,还被福建泉州市选为中考语文试卷。我转告小悦,她回:“泪祭!”附带流泪哭泣的微信表情。

还想说一位“知音”编辑好友,《人民政协报》副刊部主编王小宁。2022年,是著名作家浩然诞辰90周年。某报编辑约我写篇缅怀文章,我认真完成了任务。编辑非常满意,部主任也通过了,但在拼出版样送审时遇阻,不知什么原因被撤稿了。我的心血白费了倒没什么,但这对浩然先生不公! 我把原稿发给小宁主编,小宁回复:“李老师,我们发。”我说:“文字太长不好安排吧?”“我们发两期,连载。”这篇《浩然:岁月尘封不了他的名字》发表后,《新华文摘》予以转载,引起积极的社会反响。

我还想说,脑海里浮现出长长的一串名字:彭程、刘玉琴、宋曙光、朱蕊、伍斌、赵阳、刘建民、周倩、赵超光、曾红雨、陈桥生、黄燕、柳易江、刘红唯、刘萍、彭诚、李开义、李悦春、李滇敏、伊萍、周舒艺、华静、于勤、陈戎……但必须打住了。因为我深知,我敬重的各位编辑老师,都是不愿露面的,他们常年俯首案头,默默工作在“为他人作嫁衣”的岗位上。副刊编辑,何其神圣!

我回头看——是那个人,他扫了我一眼似乎并不诧异也不在意,熟练地拉过装猫粮的箱子,将手里的袋子拆开,把里面的猫粮一股脑地倒进去,不知怎的,这哗啦啦的声音让我心笑起来。两袋猫粮倒完,他弯下腰来盖着纸壳,褥子上的木架里,掏出一个小板凳,坐在箱子旁边点了一根烟,刚刚都是躺着的小猫一下子欢腾起来,扒着箱子探进去吃猫粮,还有小猫被大猫叼进去,直接在箱子里吃,挤不进去的猫就围在那个大叔腿边打转,我一下从一个小翼翼的“拜访者”,成了不知所措的“外人”。那只带我来吃的橘猫也“叛变”到他那,我手里剩的半根火腿肠显得有些滑稽。还不等我说话,他斜睨我一眼,语气淡淡道:“火腿肠里盐和添加剂太多,猫不能长期吃。”他先开口添加,我也不觉得尴尬了,小心翼翼地凑过去问他:“这些猫粮是在哪儿买的? 你是特意买来喂猫的吗?”我还有些怕他,问的时候盯着他的表情,手还心虚地摸着猫脑袋。

“反正也快过期了,给它们吃算了。”他说得满不在乎,却让我听出些做好事不留名的意味。我还好奇这冷脸大叔看着节俭,怎么舍得花钱去买猫粮喂流浪猫,原来是快过期了,我也看到过猫粮把快过期的猫粮打折,买来喂流浪猫很快就能吃完又便宜,再合适不过了。我笑得眉眼弯弯,看着他道:“那下次再有打折的猫粮,大叔能不能给我也带两袋,我没事的时候也来喂猫。”我说完这话,他倒是正眼看了我,不过神色有些怪异,我以为他是担心我不给钱,连忙又

我回头看——是那个人,他扫了我一眼似乎并不诧异也不在意,熟练地拉过装猫粮的箱子,将手里的袋子拆开,把里面的猫粮一股脑地倒进去,不知怎的,这哗啦啦的声音让我心笑起来。两袋猫粮倒完,他弯下腰来盖着纸壳,褥子上的木架里,掏出一个小板凳,坐在箱子旁边点了一根烟,刚刚都是躺着的小猫一下子欢腾起来,扒着箱子探进去吃猫粮,还有小猫被大猫叼进去,直接在箱子里吃,挤不进去的猫就围在那个大叔腿边打转,我一下从一个小翼翼的“拜访者”,成了不知所措的“外人”。那只带我来吃的橘猫也“叛变”到他那,我手里剩的半根火腿肠显得有些滑稽。还不等我说话,他斜睨我一眼,语气淡淡道:“火腿肠里盐和添加剂太多,猫不能长期吃。”他先开口添加,我也不觉得尴尬了,小心翼翼地凑过去问他:“这些猫粮是在哪儿买的? 你是特意买来喂猫的吗?”我还有些怕他,问的时候盯着他的表情,手还心虚地摸着猫脑袋。

“反正也快过期了,给它们吃算了。”他说得满不在乎,却让我听出些做好事不留名的意味。我还好奇这冷脸大叔看着节俭,怎么舍得花钱去买猫粮喂流浪猫,原来是快过期了,我也看到过猫粮把快过期的猫粮打折,买来喂流浪猫很快就能吃完又便宜,再合适不过了。我笑得眉眼弯弯,看着他道:“那下次再有打折的猫粮,大叔能不能给我也带两袋,我没事的时候也来喂猫。”我说完这话,他倒是正眼看了我,不过神色有些怪异,我以为他是担心我不给钱,连忙又

直到有一天,陈奶奶带人来修水龙头,我那天正好包了饺子,就留她一起吃饭,我这边下锅煮饺子,又挑了二十个好的,给楼下的大叔送去。我回来揉着冻凉的耳朵,跟陈奶奶说起楼下的陈奶奶就是个好人。“他呀,就是刀子嘴,豆腐心。”陈奶奶笑着跟我说,“你刚搬来的时候,你们还闹过矛盾呢。”我不好意思地笑笑。陈奶奶又说:“其实他也总去喂流浪猫,总是拿他们店里快过期的猫粮,就在那边不远的巷子里。”我有些反应不过来,愣愣地问:“什么店里?”陈奶奶问:“你不知道吗? 他们夫妻俩开的店,卖猫粮的。”

我“噗嗤”笑出了声。

(作者系天津大学本科2022级学生)

## 雨天,打开相册

(外一首)

胡庆军



泛黄的记忆,从照片中滑落  
若干年前的一个四等小站  
分别的泪水浸润着光阴的背景

青春,不急不慢  
在窗外的雨声里,再次被过滤  
一些词汇如同旧语  
被洗得只剩下褪底

母亲囤积的杂物  
如同多年来重复着的期盼  
在已经走远的日子  
杂乱无章地铺陈各种关爱

## 叙述

在日子之外,一些思绪  
把另一些思绪唤醒,我们  
收藏乡村的故事  
也收藏城市的阳光  
那些偶遇的人和事  
从岁月的枝丫间滑落

多年前,打样的情感  
在那首老歌里布满灰尘  
生活的味道,再次  
被一只鸟衔进我的诗歌